文艺评论 ARTS AND CULTURE

我们等待笑场 无边的冷场中

◎陈辉

“娱乐人物写小说，大体乏善可陈。”带着这种偏见翻开李诞的《冷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不禁吃了一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本相当专业的短篇小说集，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李诞并未耽于搞笑层面，他在努力揭示荒诞。

其次，始终围绕着生命的真问题而写作。

其三，细节处颇见师法。整体看可归为“极简主义”，《没有狗在叫》等篇融入了契诃夫的风格，《盗佛》则又是明清小说路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契诃夫式的写实主义容易进入琐碎、无聊的窠臼，李诞竟能写出自己的节奏，可见暗下过一番功夫。

小说没有捷径，作者天分如何，用功与否，一望即知。《冷场》有不足之处，但作为处女作，它已非凡品。

李诞笔下有天然的真实感

与上一代作家相比，李诞这一代出手更高。

上一代作家的现代性写作多停留在高仿层面，难与生活的具体体验打通。仅仅基于“现代性就是好的”的假设，作家们便主动扭曲自己，伪造出“于心有戚戚焉”。故而，即使是那些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作家，依然难被国内读者接受，因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不够“真实”。

李诞们是幸运的。

一方面，他们从小便能读到卡佛、契弗、耶茨等，无需成年后再恶补童子功。

另一方面，他们在现代性氛围中长大，亲身体验到现代性对个体的剥夺，足以内生出应有的腔调。

显然，李诞们的真实感是天然的，上一代作家尚在想象完美社会，以为消耗多余的荷尔蒙提供借口。而李诞们已深知：挣扎是无效的，反抗本身就是入魅。

在《冷场》中，呈现了一个琐碎的、有气无力、悲伤却不悲哀的世界，人们在其中平庸地活着、平庸地爱着、平庸地迷茫着，有时假装受伤，有时又厌恶那份假装……

这是无人能超越的冷场，或有短暂的温暖，只是虚拟出来的温度也将随风飘散。

他将卡夫卡与卡佛有机结合起来

喜欢《冷场》中《猫头鹰医生从来不哭》《没有狗在叫》《现代人标本》《你拎的到底是什么》《我拎的到底是什么》《木板与木板之间难免有缝隙》等篇，尤其是《现代人标本》，堪称妙品。

《现代人标本》是一则现代寓言，它将卡夫卡与卡佛有机结合起来——在叙事上，主人公“我爸”始终未出场，只凭女儿“不可靠叙述”呈现，这种“不在场”的写法是卡佛的惯技；在主题上，又如卡夫卡般荒诞，“我爸”一生在修复“现代人”的骨骼标本，晚年居然患上癌症，他高呼：“谁有我活得认真，谁有我对得起活着？”为了不成为别人的标本，他拒绝捐献遗体。

《猫头鹰医生从来不哭》则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爸爸从没对儿子哭过，为避免影响孩子心智，妈妈要求爸爸在儿子面前流泪，且不能装哭，要自然流露。几番努力失败后，5岁的儿子表示，他偷听到爸妈的聊天了，爸爸别再努力了。最终，爸爸躲进厕所大哭。过度理性使人丧失了情感的可能，如此高大上的主题，在李诞笔下却举重若轻。小说采取了标准的“卡佛式结尾”，即不回应主题，仅在情节上收尾，从而留下不确定性。

《你拎的到底是什么》则是一个为结婚而结婚的故事：男女主人公都不明白婚姻的目的，为寻求改变，他们选择结婚，结果，租来的狗反而成了主角，可这狗只是替代品——见证二人爱情的那条狗因误食巧克力而死，可它已被婚仪公司列入出场名单，只好临时租了条相貌完全一样的狗。踏上婚车时，新郎也犯糊涂了，用死去的狗的名字呼唤这条赝品狗，它自然充耳不闻，欢乐的假象瞬间破裂。新娘追问：“你说咱们这样，对么？”在片刻犹豫后，新郎说：“对。”

《木板与木板之间难免有缝隙》则是文体实验，它由情人间无聊的对话组成，精描了激情过后，爱遭遇的尴尬，毕竟爱无法战胜海一般宽阔的寂寞。在这世界上，谁能安慰谁呢？则接下来的问题是：“爱会不会只是一次误会，它并不存在？”显然，这是谁也不敢追问的问题。

《没有狗在叫》则讲述了一个抛弃妻子和孩子的老人的故事，他靠喂流浪狗来缓和内心压力，两个孩子成人后找上门来，老人的自由结束了，他毒死了狗、跟着孩子回家。小说的细节非常成熟，可能源自真实的故事。

只有“精神之痛”是不够的

一本短篇集中有一个好故事，已属成功，而《冷场》中至少能挑出三四篇佳作，且颇有文体实验的影子，可见李诞的野心。

《冷场》中也有不足，对比卡佛的文本，往往是将“生活之艰”与“精神之痛”结合起来，所以“精神之痛”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被生活逼入角落后，人格畸变的必然结果。

可在李诞笔下，只有“精神之痛”，难见“生活之艰”。所有角色均不为稻粱谋，他们渴望的不是爱，而是不间断的刺激。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在想象永恒，可事实上，生活绝非象牙塔，人人都需付出尊严、自由与人格的代价。

未曾深夜痛哭过，不足以语人生。《冷场》中的角色们过于轻飘，这大大抵消了作者在主题上、文笔上的努力。

事实是，我们并不缺乏站在舞台上编造出来的人生故事，我们更缺乏那些求职屡屡失败、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总被偏见拒绝、被迫沉入孤独的人们的故事。承受生活并非易事，而作家的天职就是站在他们的身边，倾听他们的声音。相反，一味徘徊在爱与不爱、爱是否真实、如何建构价值这样的小圈子中，其行不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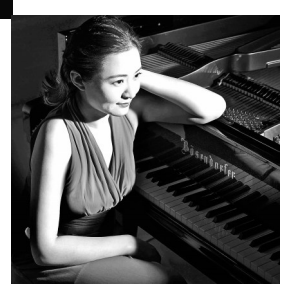
不应苛责李诞，毕竟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过度装饰、过度象征的时代里。《冷场》已展现出良好的势头，应该珍重这个势头。

袁芳，钢琴家，毕业于慕尼黑音乐与戏剧大学，钢琴演奏和室内乐双专业博士，德奥派钢琴大师格哈德·欧匹兹的首位中国弟子。

和两位著名的男性钢琴家郎朗、李云迪一样，袁芳也出生于1982年。郎朗于美国学成，李云迪因肖邦摘金，袁芳则投德奥一脉，“80后”中诞生的能与世界古典音乐对话的中国音乐家数量空前，有年份的巧合，但更多的是必然。自他们而起，中国音乐家更加自然地带着自身的文化印记，接受多元世界的洗礼，发出自己的声音，追求艺术的本质。

开启古典音乐收获季 八零后人才辈出

对话钢琴家袁芳：



北青艺评：您师从德国当代优秀的钢琴家格哈德·欧匹兹，他选中您，您感觉是因为什么？从中国到德国，从学习到后来的演奏生涯，当自己在中国的成长经历和观念，与德国的音乐体系发生关系的时候，是否有不可调和的困难？您如何理解“正宗”？

袁芳：当年考完试突然收到这个分班的消息，我被分到欧匹兹班上是非常意外的，像他那么大的教授，都不敢报他，我没有写这个志愿。这就叫冥冥中的安排吧。现在来看，用有一点自豪的口气说，可能我真的是符合了德奥派的一些气质吧。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有不可调和的东西，直到今天，东西方文化不仅有交融，还一直有碰撞，即便我们努力理解西方音乐的脉络，甚至觉得那就是人性共通的东西，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体会着东西文化或者说中国与德国文化的不同。

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更重要的是脱开世俗的日常生活层面，而去看精神层面，我觉得东西方文化不存在根本的不同，也不存在我抛弃原来自己认同的东西，去向她靠拢、求同。在精神层面我认同德奥音乐，或者是说德奥音乐代表的全人类的一种共同的优点。当然这些优点在别的体系的音乐、文化当中也存在，只不过我在探索音乐的路上走得相对深一些，我们总是用熟悉的东西来概括自己认识到的人性的真理与闪光点。

这些共同的东西就是正义感、热忱、真诚、同情心，对自我的约束，对自由的追求及约束里面的自由。在贝多芬的音乐里这种约束和自由的关系体现得非常多，他是有克制的爆发，有章法地宣泄情感，表达意志。

说到正宗，我老师欧匹兹的老师是肯普夫，肯普夫刚出生的时候，勃拉姆斯还没有去世，勃拉姆斯在精神上又连接着贝多芬。前几年还会这样给我捋出一条脉络，但其实这只是来自外界的定义，或者算一个特殊的“卖点”。随着个人的成长，对于正宗的理解就不那么刻意了，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接近于真理的，什么让我们身心愉快，我们去追求就好了。

北青艺评：您今年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了莫扎特和贝多芬，相隔不久又演出了我国老一辈作曲家杜鸣心的《北京颂》。有人说，当代的音乐作品跟那些流传了数百年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比起来，对于听众的耳朵来说并不那么友好，并不“好听”，作为艺术家在演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体验？当代音乐作品接续不断的创作和被聆听，有意义和价值吗？

袁芳：杜鸣心先生写出过《万泉河水清又清》这样闪闪发光的旋律，《北京颂》是国家大剧院的委约作品，描述的是北京从一个古老的京城到快速发展的当下，既有旋律化的特点，又非常炫技。

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都经过了时间沉淀，我们可能更习惯这样的音乐语言。除了欣赏习惯的原因，也是对传统的尊重甚至膜拜。

以前的作品不也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吗，在当时就是当代作品，是对时代的记录。我们从小学音乐，老师就让我们读传记作曲家了解背景、社会特征、风土人情。一个时代各个领域都需要记录者，记录一些个人精神的发展脉络和精髓，是大背景下的自我成长与探索。不论当代作品将来是否成为经典，都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

北青艺评：古典音乐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财富，似乎被反复搬演解读继承得十分充分丰富，有一种说法是，每一种对经典的解读都是误读，您在实际演奏中的体会是什么？

袁芳：诠释这些经典，那是源于我们对自己的生长的需要，当你融入可以代表人性和艺术相当高度的作品里的时候，又自然地和你的作品一起生长，而演变出来一种解读。

很多形式无法永恒，但灵魂或有灵魂的作品总是会有永恒的价值，或被连接到永恒。对于专业从事乐器演奏的人来说，经历过一些岁月，演奏就和生活非常相关了。每一次对生命的反思都会自然地体现在你的作品里，这些作品通过你而活过来，这样作品才是活的、流动的，生命有意义，作品就会有意义。

北青艺评：一下出现了多位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有国外深入学习经历、在国外大赛获奖、与世界古典音乐界合作经验丰富的中国钢琴家、小提琴家等等，甚至很巧合的是，包括您在内的几位都生于1982年，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同时我们还看到来华演出的一些顶尖的、优秀的外国交响乐团中，都有并不少见的亚洲面孔、中国人面孔，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袁芳：对“1982年”我自己也觉得挺逗的，好像是一种巧合吧，当然，巧合里面都有必然。我们国家在音乐领域耕耘了多少年，从留俄派开始积累人才。在我们之前也出现过一些耀眼的人物，在我们之后还会有，只不过可能在我们这个时段开花结果比较集中。这跟我们那个时候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更多的人买得起琴。

现在整个亚洲的音乐水平被训练得非常高，日本和韩国也许依然走在我们的前面，日本交响乐专业化比我们早了几十年，韩国音乐训练更加全备，与世界接轨更通顺。

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在古典音乐的世界舞台上出现是必然的，那么多人学习，那么多人希望以她为生，用她实现个人价值，到了国外以后，一定会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以立足于欧洲的乐坛。我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发展结果。

我们国家交响乐的职业化、专业化，可以说在这十年里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进步，古典音乐市场的蓬勃，可能是很多有音乐传统的欧美国家和城市都没法比的。

北青艺评：您同时还有教师的身份，在万千的琴童中，最终走上职业钢琴家的道路自然是大浪淘沙，都说“郎朗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是在说什么不可复制，是机遇吗？由于郎朗等的成功所带来的热度现在冷静消退了一些吗？

袁芳：郎朗的成功不可复制，首先缘于他的天分，音乐的敏锐度和表现力都非常出众。当然他所碰见的机遇也是不可复制的，但是这要结合他自身的努力，从一直以来他在音乐本身上所下的功夫，到多年与父亲一起耕耘，包括他的社交能力，他的头脑，这一切加起来都是他不可复制的地方。

当然，这个“不可复制”，同时说明了也许有人想去复制。他代表了一种现象，他是这个现象顶尖的人物。现在中国的社会包容度更大了，不像我的少年时期，大家那么急切地追求要用音乐作为职业。“成为下一个郎朗”的热度我相信还会持续，但是这样的需求变得不那么迫切了。

我不认为我们要用一种热度去维持对音乐的热爱，如果能给古典音乐多多少少地做一些推广，带动一些孩子的情趣，少数学得深的人能感受到古典音乐的价值，就很好了。

文/来来 供图/袁芳

民族男高音要“崛起”了？

◎伦兵

如果在前几年提起民族唱法，人们的眼前总会出现一批女歌手，声音差不多，扮相差不多，演唱的歌曲风格也差不多，如果不仔细看演唱者的名字甚至分不清谁是谁。去年中国音乐金钟奖的民族唱法比赛，一下涌现出四位男高音歌手，获得了金奖前四名，让业内外观众十分惊叹。不久前，于海洋、郝亮亮、曾勇和孔庆旺丹这四位金奖获得者在北京音乐厅联袂举办“四季哥声”音乐会，成为民族声乐界一道独特的景观。

几年前，在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民族唱法决赛上，著名歌唱家蒋大为曾经为民族男高音自刘和刚后出现短缺而遗憾，呼吁民族唱法男歌手危机应得到重视。近年来民族唱法女歌手大量涌现，在各种晚会和声乐比赛中，民族唱法中女歌手占了绝对优势。而改革开放40年来出现的在观众中有影响的男歌手仅有蒋大为、阎维文、郁钧剑、王宏伟、吕继宏和刘和刚等几位，近年涌现的青年民族男高音更是少之又少。去年的金钟奖不仅是奇迹的出现，更是民族男高音厚积薄发的结果。

于海洋、郝亮亮、曾勇和孔庆旺丹虽然都是民族男高音歌手，但演唱风格有不同的特色。于海洋既有美声唱法基础，又有音域宽广的嗓音条件，特别具有细腻处理作品的能力，他在音乐会上演唱的《又见鸿雁》《山水醉了咱赫哲人》等，能细致地唱出不同的地域风格和作品的意境。郝亮亮出生在陕西，除了厚重的民歌基础，高亢嘹亮的嗓音唱起民族歌剧来也具有戏剧性。音乐会上，他演唱了民歌《上一道道坡坡下一道道梁》，具有强烈的西北信天游的韵味，而歌剧《运河谣》中反派人物张水鹞的唱段《不答应也得答应》则注重人物塑造，声腔运用符合人物内心。湖南人曾勇将家乡的民歌唱得动人，一曲《洞庭鱼米香》的领唱让人想起当年的民歌手何纪光，而他演唱的《槐花故事》将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进行现代改编，更为动人。云南藏族小伙孔庆旺丹唱起云南民歌《大河涨水沙浪沙》和蒙古族风格的《草原牧歌》都游刃有余。

这场音乐会的举办让人感到好奇，是什么原因使四个小伙儿能在两个小时的音乐会中一下演唱30多首不同风格的中国民歌、古曲和外国民歌？

前几年那些民歌手大都在一人之下的声乐系统学习，很容易“近亲繁殖”，造成“千人一声”。而这些小伙子的学习过程则是博采众长：于海洋跟随孟玲学习，但他也向李谷一和郁钧剑请教；郝亮亮师从晁浩建，也在阎维文的“阎师高徒”民族声乐大师班上学习演出；曾勇和孔庆旺丹也都有师从多人的学习经历。过去声乐界曾有过这样的现象，学生投师后不被允许跟别的老师学习，现在为了打造民族声乐丰富多彩的声音，老师们摒弃门户之见，有的帮助解决高音演唱问题，有的帮助解决作品处理问题，为打造民族声乐优秀人才各显其能。

其实，博采众长是中国艺术界的传统，京剧界的四大名旦每个人都曾经向京剧界的“通天教主”王瑶卿学习，但就是因为博采众长才创立了自己的流派，使他们每个人的艺术都极具自己的特点，风格迥异。当年我国著名民族唱法歌唱家吕文科、胡松华、蒋大为除了广泛地向各民族艺人学习，也吸收美声唱法的技术。

广泛吸收因人而异，这是成为艺术大家的法宝，而每个成功的艺术家所以能够自成一家，众人的帮衬才能够产生独特的火花。而在此次音乐会上几十名青年男高音及郁钧剑、吕继宏、刘和刚、吕宏伟等歌唱家与四位金奖歌手同台演唱，让人看到民族声乐的未来有希望。